

# 父亲的巧克力(小小说)

□ 文法学院 夏金融

我从小就爱吃甜食,但是那个时候糖之类的东西是稀罕物,只有过年过节我才能吃一块糖,喝一杯红糖水,我吃完糖喝完糖水必须得吧唧嘴回味。我第一次吃巧克力是中学的时候,当时,我在县城上高中,同桌带了一块手掌一样大,黑黢黢的东西,她对我说:“这个是巧克力,你要不要来一个?”

她又温柔地说:“我给你掰一块,我爸爸说了好吃的得一块分享。”

她给我掰了一块,那巧克力的味道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一口放在嘴里,乍一吃发苦,越嚼越有甜味还有牛奶味。

月末,放假回家,父亲还是跟往常一样在门口等我回家。

我在餐桌上跟父亲说:

“爸爸,你吃过大板巧克力吗?你知道它的颜色吗?巧克力先苦后甜……”父亲带着一脸疲惫跟我说:“吃完饭,快去把作业写了。”

我摇摇头比划着说:“爸爸,你相信我,这个比糖还好吃。”

可能是我渴望的眼神触动了他,父亲无奈地说了句:“你不是还有四个月考大学吗?你考上大学,爸给你买。”

中学时代可能是我这一生中最单纯的日子了,那个时候一天当中最大的乐趣就是跟同学们挤在楼道窗口上看晚霞。其实,那时候父亲微薄的工资也只好糊口,这巧克力在当时算奢侈品,我有点后悔眼

父亲要巧克力。

我高考结束那天有那么一刻感觉到如释重负,大老远就看见父亲在门口等着我,我拎着大包小包的,像动画片里的小和尚那样跑回去。我父亲笑着说:“回来了?回来就好。”接着他从身后拿出一块大板巧克力来笑着说:“祝贺你中学毕业。”

我高兴地把书包一扔,这是我成人以来,第一次拥抱我的父亲,我进房间三下五除二就把巧克力吃了,味道感觉有点怪怪的,但这是幸福的味道。第二天起床,珍视地看了一眼巧克力的包装,回味着巧克力的味道,惊奇地发现这个巧克力已经过了三个月的保质期……

我的家虽然有的时候揭不开锅,但是我的学费,我的父亲从来没拖欠过。我上大学后,父亲的腰杆更挺了,我工作安稳之后,就把他接到了城里跟我们一起生活。再后来,我也成为了父亲。

某个周末,上中学的儿子也放假回家,我在家里看着父亲进进出出找钥匙,儿子看到爸爸一直进进出出各个房间就问:“爸爸,你在找什么呀?”

“我在找我的钥匙。”

儿子疑惑地问他:“钥匙不就在你腰带上系着吗?”

父亲讪讪地笑:“哦哦,看到了,在这,广场有舞会,我先走了。”

到了饭点儿,还不见父亲回来,我跟妻子急忙着出去找他,走到单元楼下看到居委会张阿姨领着我的父亲走过来,我妻子跑过去接着他们。张阿姨开玩笑说:“老王也该弄个导航挂身上了。”

张阿姨悄悄咪咪地跟我说:“小王啊,你爸爸,最近总是忘事,前几个月还能跳舞,现在直接记不住舞步了,他今天差点走出小区,我老伴儿之前也是这样,你啊,有空带他去医院看看。”

听了张阿姨的话,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第二天就带着父亲去跑了两家医院做检查,结果是阿尔茨海默病。

从医院出来,父亲闹着要去超市,我带他到便利店,他嘴里一直念叨着:“巧克力,巧克力在哪呢?”我笑着说:“爸爸,您孙子不喜欢吃甜的,别买了。”父亲弯着腰从货架上选巧克力说:“这不是给我孙子的,这是给我儿子的,我儿子从小喜欢吃甜的。”找了一番没有找到那种大包装的巧克力,父亲大声说:“售货员!这里怎么没有大板巧克力啊?”

我又带他去了超市,他发现大板巧克力后,脸上露出得



本版摄影 测绘学院/别永泰

意的笑容:“我儿子考上了大学,我们村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是我儿子,我答应了他,能不给他买巧克力吗?”

他逐渐地忘记了很多事,甚至忘记了我们的模样,但是他还记得儿子的喜好,我的眼泪在眼眶里一直打转。

我再三思索决定把他送回老家,再请两位护工照顾起居,至少乡邻百姓都会照顾一下,至少落叶归根。

虽然他每天都按照医嘱吃药,但是他的病越来越严重,生活逐渐不能自理。他把两个护工锁在门外饿了自己一夜,趁护工做饭、上厕所的时候跑出去被邻居送回来,但是他每天都会守在门口,在等一个人回来,护工求着他回屋吃饭,他说:“他俩没回来,等他们回来一块吃。”

周末的时候,我带着儿子回去看他,他坐着轮椅在门口等着我们,他脸上很高兴,见着儿子就问:“回来了?爸爸给你买了巧克力,上不上大学都没事,等你回家吃饭呢!”

我儿子说:“回来了爸爸,我们回家吃饭。”

一周后,我带着妻儿回老家,路上收到护工的电话说:“你父亲走了。”

我急速地往家的方向赶。

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换好了干净的衣服。护工红着眼说:“他给你留了一袋子单晶冰糖,两天前非要去买什么巧克力。他已经起不了床了,小郑赶紧跑去买了,放在他手里,这才安静地睡了会儿,起来又说要楠木箱子,我们俩又把箱子搬到他床边。昨天还吃了一点儿饭,可是,他到晚上的时候话已经说出来了,呜呜了好几声,我们俩都没有听明白,很抱歉。”

他的箱子里有冰糖、麻花、解放帽、女式日记本、各季节的衣服……最上面放着巧克力,他到生命最后仍然记得,他最爱的儿子喜欢巧克力。

人,在极度悲伤的时候第一反应是否否认,当意识到所爱之人已经离去,取而代之的是苦楚还有内疚。

第二天,我去派出所办理手续,从那一刻起,我既是一个儿子的父亲,也是一个永远失去父亲的儿子。

再也没有人会一直在门口等我回家了。

我拿着户口本,眼泪止不住往下流。

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忘记了生前事,忘记了他身后的事,只惦记他的儿子,我也总以为他会有很长的时间。我选了一张他年轻时候的照片,朗目疏眉,神采飞扬。

每年他的生日,我都坐在他的碑前,说说话,陪一杯酒,不过,父亲再也没有回应。

## 同一片天空下

□ 保卫部 曹立鹏

太阳东升西落却每天照常升起,人生颠沛流离却还要咬着牙继续,从来是风花雪月了无痕,人间自有情义在。终归,我们都是感情的奴隶,在品味时光的微醺中渐渐懂得了一些道理,也遇到了一些人,经历了一些事情,原来,回忆也是一剂良药,即使苦口也回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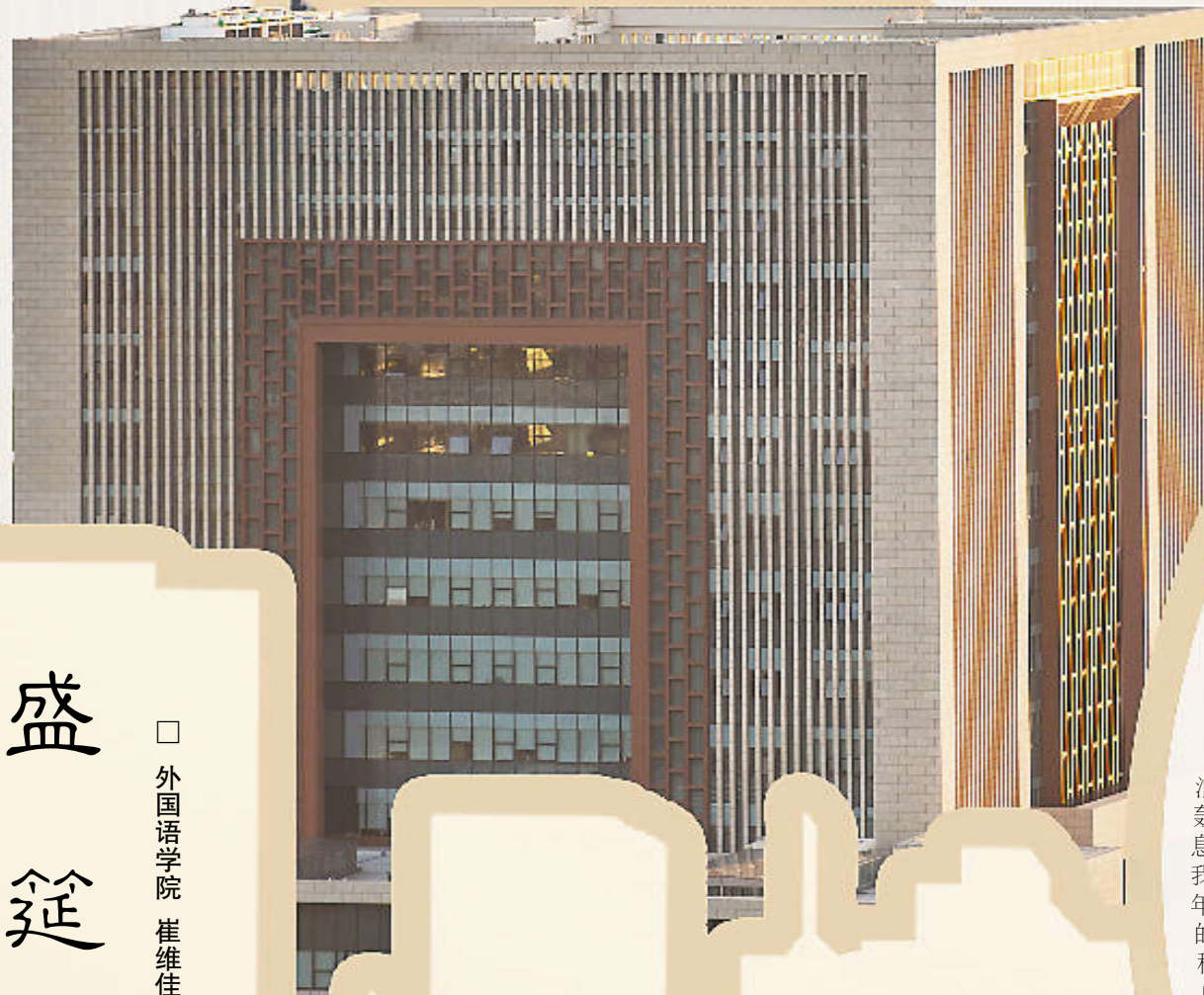
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国庆假期临近,蓦然回首才发现这已经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三十个国庆假期了。没来由地想起了1999年,那年的国庆正逢祖国五十华诞,至今仍刻骨铭心。因为那时我们的祖国,正处在前进路途上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那年发生的事情影响深远,如今看起来仍足够关键。

那年我们启动了世贸谈判,迫切地想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搏击冲浪,但总有人出来捣乱,从多个方面打压和堵截,甚至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了我国大使馆,致使三位烈士的生命终结在那个新年的前夜。消息传回国内,华夏震怒,民众沸腾,民间的抗议活动一浪盖过一浪。今天我还记得老研院南门那些拉着横幅愤怒声讨的学生,那一张张激愤的年轻脸庞上不甘心的热泪。校园里到处贴满了清算美国的大字报,犀利的文字像一把把尖利的匕首,控诉着美国对华夏犯下的罪行。我也在这种情绪的激荡下写下了一篇声讨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部队的战斗檄文,被当时的《山东研院报》第一时间全文刊登。校园里很多相熟不相熟的老师,路上遇到我这个作者说得最多的就是“解气”。那是那些年我写的最自豪的一篇文章,它代表了我的成长,见证了共和国的激情岁月,像一颗铆钉,深深地钉在了记忆的留言板上。

之后,我们知耻后勇,痛定思痛,默默耕耘,不断地创造辉煌告慰英烈,在发展和进步中走过了一个个不眠的日夜。于是,世贸组织被我们登堂入室且反客为主,2008年奥运会让我们办得空前绝后,在载人航天空间站方面我们一枝独秀,就连月球背面也说话就走,没事翻翻土。面对疫情,我们空前团结,万众一心渡过难关。一个经济上位居世界第二,凝聚力、战斗力爆表的东方大国出现在世人面前。在当前世界局势热油滴水般激烈的时刻,一发穿云箭响彻太平洋,世界顿时安静了。这叫什么?这叫实力。就像门口看停车场的大爷说的“我也想低调啊,但实力不允许啊”。

所以,我自豪,同一片蓝天下,岁月经过了二十五次四季更替,我的祖国就已经变成了我梦中的模样。她隐隐带着强烈的倔强,盛唐的高傲,以及骨子里的自信,为这个喧嚣纷杂的世界保留了一方乐土。而我们就幸福地生活在这里,这才是世间最可爱的事情。

喜悦本就不难,我最终决定还是尽可能多一些去触碰快乐的场合,或许一时负累,总好过年深月久后的悔恨痛楚。



## 盛筵

□ 外国语学院 崔佳佳

## 世间唯有你好

□ 数学学院 赵秋兰

朋友说:“你家太舒服了,我都不想走了。”那会儿,我穿着家居服,照顾着发烧的女儿妞妞,妞妞倚在我身上,脚丫子蹬在朋友身上,我们三人分享着一张宽大的沙发。电视播着动画片,我和朋友杂七杂八聊了很多事,老公坐在马扎上,一会儿切西瓜,一会儿烤地瓜,不时参与讨论。简装的房子,混搭的家具,茶几上孩子的玩具占了一半,今天家政大姐帮我们整理过,比平常干净些。我说,那别走了。

“你家太温馨了,我都不想走了。”同样的话,另一个朋友也说过。那时候我们两家每周六都聚在一起聊天,不是去她家就是来我家,她们每次来了都不想走。我说,那我们去住你们的精装房,你们住这儿。

我蹭朋友的车到家属区D区拿桃子,然后慢慢走回来。夜晚的E区很漂亮,道路修整得很好,很多家已经亮起了灯,健身区有很多孩子在玩耍,夜晚的风非常凉爽,桃子不沉,我脚步轻盈。妞妞有爸爸看着,老大基本已经独立了,难得的独处时间,感觉幸福得要笑起来。

路上接到老三的电话,商定明天她来学校报到的事,我说,今天家政大姐干了一天,把家里打扫得可干净了,带着小五月过来吧,让孩子奶奶在家看孩子,我们陪你去报道。

在晚风中漫步,想起如今的生活,不免浮想联翩。大姐是我请的第三个保姆,主要帮我干家务。生完老二,我体力大不如从前;孩子爷爷奶奶八十多了,也没办法来帮忙;母亲因父亲突然离世倍受打击,情绪很不稳定,一不高兴就摆挑子。所以,我们商量请保姆。

第一个保姆因为离家远,没进校门就回去了;第二个保姆嫌我们洗衣机坏了,老让她洗衣服也不干了。这个大姐是东北人,都说东北籍的保姆性格暴躁,最初我心里很是忐忑,但也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找她。

房子大,她喜欢干活活跟我聊天,我在卧室照顾孩子听不清她说啥,不回答觉得不礼貌,回答又听不清,苦恼了一阵。后来,我发现她会帮我整理房间,干一些我没有交代而且比较繁杂的家务。大姐性格温和,无论交代她干什么都没有怨言。因为处得舒服,每次她来我都心情愉悦。我决定大扫除的时候,她帮我拆被子,洗窗帘和刷鞋;我忙工作的时候,她不需要我提醒就可以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有时候我们有事出门,会让她看孩子;如果带孩子出门,就让她自己留在家里打扫;如果我有特殊的安排,会让她早来;有时候过分忙了,就让她晚走一会。孩子生日,我会安排大姐在的时候过;她儿子结婚,我也会表示一下。有时候我会遇到难事,她会帮我喂孩子,说些家常话安慰我。虽然是雇主与保姆,但心里的感情一天更胜一天地加深,总觉得有大姐在,怎么都好。

还有一个开车的师傅,我们认识十多年了,没买车的时候一直帮我们接送孩子,或者接送我们的“七大姑八大姨”。他几乎认识我们家的所有亲戚朋友,当然,所有亲戚朋友也都认识他。很多时候明明可以打滴滴,但也是叫他的车。重要的人或者重要的事,也都觉得安排他放心。

这些人,普普通通,平平凡凡,却对你有了别样的意义,让你对这个世间生出许多的留恋。而你,可能也对他人有着别样的意义。

那一晚,微风拂,心灵放飞,就像一个小孩偷吃到了最甜的糖果,没来由的喜悦弥漫在心间。你的心里燃着一团火,照耀着脚下的路。

这个世界有你,真好!这个世界唯有你好!

新生军训结束,学院又张罗起了一年一度的草地音乐节。都说雏凤清于老凤声,我大概果然是老凤了,心里再不复一年前初入校园时的期待。

总得花点时间费心思拾掇一下,不为取悦任何人,只是如此才好与这欢腾的氛围相称,但也太过折腾。而且这响彻云霄的音乐声,会在夜晚变成心脏的起搏器:砰砰、砰砰……好强的濒死感,我宁愿躺在床上看着掉了一个角的蚊帐发呆。

胜地不常,盛筵难再。我深知这样的道理,所以常从轰鸣的、热闹的场所出走。欢歌笑语如川流不息,有人悄悄涌向支流。

过去乃至现在,我都盼盼有人发现我莫名的悒郁。和那位久负盛名的韩女作家一样,我喜欢玩这样的小把戏,用自己的不在,让别人发现我的存在。

这是从小带到的毛病,比起歇斯底里,我更擅长用沉默表示自己的不满与不屈。忽地黑下脸来,一言不发,或是冷冷地附和一切,直到对方终于如我所愿,举出白旗。

沉默是我轻飘飘的武器,没有横尸遍野的杀伤力,充其量只是个透明塑料袋,却能掩住敌人的口鼻,不分明轻重缓急地使敌人窒息。这甘愿受刑的敌人往住是我最近的人,我的父母。

半年多以前的寒假,我印象里是很冷的冬天,夜空总是很沉寂地压迫着。过年时家里有许多烟花鞭炮,年后还堆了几大箱预备十五时放。有烟花吐珠,线香爆竹,还有架子烟花;有桃金赤红,也有茶青不绿,每一样都新奇有趣。当时的我还像个心智未开的小孩,总吵吵嚷嚷要出去放花。母亲有点担心,又不是初十五,是否太过张扬?父亲则是从来不顾及这些,搬起箱子就吆喝我出门了。

我特地留了一排水母烟花,交代家里这个要等到十五时再放。关于它,我心里有无数美丽的遐想,可真的等到十五那天,我却不知为何与父亲闹起了别扭。

他忘性很大,早就将我的愤怒抛掷,兴高采烈地叫我去放烟花,而我拉着一张脸,挺在被子里不吃不喝不作声。

外面烟花吡吡作响,空气浓稠起来,弥漫着馥郁给神明的香火。我按捺不了悄悄看,几乎就要动摇了。

却见外面一群邻家的孩子手里拿着我的喷泉烟花,围着我的父母,他们笑着,撒下彩色碎纸与烟花。是可忍,孰不可忍?突如其来委屈汹涌地淹没我,我缩回被窝,恨不得黎明快些到来,再快些,如此我就能尽早回学校。

我只是想用自己的不存在,更激烈地证明我的存在。这招数我屡试不爽,包括在这个月圆的夜晚。父母轮番回来劝我,用尽诱哄的词句,我痛恨彼时自己故作地拿乔,坚决不要出门,因为我感受到了“背叛”,这沉默是对他们的惩罚。

次日临行前,父亲大笑变出一只蓝色的长盒子——装着我最想玩的水母烟花,可是白天点燃并不美观,且母亲又要瞻瞻顾顾说什么上学也要放个烟花未免“太张扬”,于是说好留到我下次放假回家再放。

果然又一次妥协,我暗中得意,并不知道这约定再难实现。

我再也不能用这个招数对付父亲了,一场重病攫取了原本的他——原谅我只能用这个暴力的词语来形容——从躯壳中把灵魂抢走了。我趴在病床边扯着嗓子喊他,除了陌生又带着几分困惑的眼神,没有回应。从此,被沉默钝刀挫肉的那个人变成了我。

许多个暴晒的日子,我在阳光下忙碌,却如行尸走肉。我想不通为什么厄运偏偏找上我,刻毒地怨了这个恨那个,最终还是最唾弃自己。

捱过一个漫长的夏,我终于从医院回到家中。那盒落了尘的水母烟花依旧静静地躺在杂物中,好像也很大度,没有质问我的失约。我苦忍久矣,禁不住失声痛哭。

过去我一度自以为为高明的手段,如今看来它之所以奏效,不过是因为有人心甘情愿屈服。我想人最终还是走向孤独,所有能为我托底的人都会渐渐离去,再也不会有人关心我的“不在场”。那么我还要继续孩子气地逃离筵